

Daniel Woodrell

[美]丹尼尔·伍德里尔 著

朱沉之 译

WINTER'S
BONE

冬天的骨头

法律出版社

冬天的骨头

[美]丹尼尔·伍德里尔 著

朱沉之 译

法律出版社

LAW PRESS · 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冬天的骨头 / (美)伍德里尔(Woodrell, D.)著;
朱沉之译, —北京:法律出版社, 2011.2

书名原文: Winter's Bone

ISBN 978-7-5118-1478-4

I. ①冬… II. ①伍…②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美国—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23148号

冬天的骨头

[美]丹尼尔·伍德里尔 著
朱沉之 译

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
策划编辑 柯 恒
责任编辑 柯 恒
装帧设计 乔智炜

©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责任印制 沙 磊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 6

字数 83千

版本 2011年2月第1版

印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法律出版社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)

网址/ www.lawpress.com.cn

电子邮件/ info@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/010-63939792/9779

咨询电话/010-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:

北京分公司/010-62534456

上海公司/021-62071010/1636

深圳公司/0755-83072995

西安分公司/029-85388843

重庆公司/023-65382816/2908

第一法律书店/010-63939781/9782

书号: ISBN 978-7-5118-1478-4 定价: 23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致诚挚如一的爱伦·勒文，
还有凯蒂。

要给房屋和石头覆上绿色，
好让天色显现，
你必得将黑色的根扎入暗黑之中。

—— Cesare Pavese

天刚刚亮。芮·多利站在门前冰冷的台阶上，闻见远处传来的阵阵气息，于是转眼就看见了肉。肉挂在小溪对面的树上。这尸身就那么吊在侧院里小树的矮枝上，死白的肉色上闪着一层油腻的光。三所破败难看的小屋在对面矮矮地排成一排。每户人家都有一两匹剥了皮的牲口，用绳子拴着瘫软的腿足，在空中悬荡。这鹿肉已在露天里挂了三天两夜，因此，刚刚开始腐败或许可以使味道更醇，让肉甜到骨子里。

云团孕着雪，已经占满了整个天际线，将峡谷盖在黑暗里面。肉在干冷的风里打着转，拉着树枝上下地颤。芮今年十六岁，一头棕色的长发，奶白的皮肤，一双眼睛绿得突然。她光着两只膀子站着，面着风，身上那条泛黄的连衣裙在风中舞动。她的脸颊渐渐泛红，就好像给人接连打了一串耳光。她穿着战斗靴，看上去个子很高，小细的腰，但胳膊肩膀都很丰满——这身体生来就是为生存而造就的。她闻见天边围拢过来的云层中那冰冷的湿气，便想起家里那间阴暗的厨房，和那只空荡荡的櫺。她朝那堆矮小可怜的木头看了一眼，耸了耸肩。天看样子就要变，这意味着晾在外面的衣服会冻成硬板，她也只好在厨房里斜穿着拉一根绳子，挂在烧木头的炉子上面，而那一小

堆劈开的柴火，只够把妈妈的内衣烤干，最多还有男孩子们的几件T恤。芮知道，汽油已经没有了，用不了链条锯，所以，她到时候只能在后面抡起斧子，任凭冬天吹进峡谷，落下，笼罩在她周围。

她父亲杰苏普既没有留下大堆木柴，也没有把留着烧火的木头劈好，只顾沿着院里的陡坡走向那辆蓝色的卡普利轿车，一路颠簸着开走了。他没留下吃的，也没剩一分钱。但是他保证，会尽快带着大袋的现钞和整车的快乐回来。杰苏普脸上破过相，为人低调，惯于轻易地作出承诺，好让自己更容易就此逃避消失，或者回来时不被人记得。

芮上一次看见他时，核桃还在从树上往下落。夜里，核桃从枝头掉下来，砸到地上，声音好像某个从未露面的大家伙紧随身后的脚步声。那天，杰苏普就在门廊下面来回地踱着，好像一个心里着急的二流子。他抽着凹陷的鼻子，长而大的下巴上泛着胡茬的影子。他眼神迷离，核桃落地一响，便显出警觉来。这黑暗和黑暗中的击地声似乎使他紧张。他就这么踱着，一个决定突然在头脑中浮现，于是他走下台阶，趁着主意还没有改变，急匆匆地朝夜里走去。他说，“要找我，除非你看见我的脸，不然想也别想。”

她听见门在身后吱呀一声。八岁的哈罗德皮肤黝黑，身材瘦小，穿着泛白的长睡裤，握着门把手，重心在两腿间来回地换着。他抬起下巴，指了指小溪对面挂着肉的树。

“也许今天晚上，金头发米尔顿会带一块过来给我们吃。”

“可能吧。”

“难道一家人不该这样吗?”

“说是这么说。”

“也许我们应该开口问。”

她朝他看了看。哈罗德随意地微笑着,黑色的头发在风中飘动。芮一把抓住了哈罗德离自己最近的那只耳朵,拧得他张开了嘴,也挣扎着举起手来抓她的耳朵。她一直拧着,直到他疼得放弃了挣扎。

“绝不。该让人家主动送来的东西,绝不能开口要。”

“我觉得冷,”他口里嘟哝,揉着耳朵,“我们只剩粗玉米面了吗?”

“多搁点黄油。黄油还多着呢。”

他拉着门,两人都进了屋。

“不,没有了。”

妈妈坐在火炉边她的那张椅子上,男孩子们坐在桌边,吃着芮给他们做的饭。妈妈早上吃的药把她变成了一只猫,一个坐在暖炉边、有气息的东西,只是偶尔发出一点声音。妈妈坐的是一只老旧的软摇椅,但几乎从来不摇。有时候她会突然地哼几句毫无关联的音乐,既无调子又无旋律。但是,白天大多数时候,她一声不响,一动不动。只有头脑里什么模糊的好事会给她脸上带来一丝残存的微笑。她是博蒙特家的人,生在这个家族,而且也曾经美丽。即使是她现在这副样子,吃药吃得神志不清,头发不洗不梳,皱纹在她脸上深陷延展,你也能看得出,她跟奥扎克这片崎岖的土地上所有赤着脚跳过舞的女孩子一样,都曾经美丽漂亮。过去她高挑、黝黑、可爱动人,但后来神志就破裂了,碎片撒得到处都是,而她也就任其四处散落了。

芮说:“赶紧吃完,汽车就要来了。”

这屋子是 1914 年建的,天花板很高,唯一的吊灯给所有的物件都投下分明的影子。影子扭曲的形状遍布地面和四壁,在墙角里凸出来。窗户开得很高,去年冬天贴在玻璃外面的塑料纸碎成一缕一缕的,在风里抖动着。屋里的家具是博蒙特家祖父母一辈活着时送来的,妈妈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用上了。疙疙瘩瘩的垫子和破旧的

布面至今还保留着爷爷烟斗的气息，和一万个灰尘仆仆的日子。

芮站在水槽边洗盘子，望着窗外陡坡上光秃秃的树、隐约可见的石崖，还有那条泥泞的小道。风暴将枝桠推来搡去，从窗框边呼啸着吹过，尖叫着窜进烟囱。天向着峡谷里压下来，低低的，阴阴的。风剧烈地刮着，似乎就要将天撕裂开，下起雪来。

桑尼说：“这袜子都臭了。”

“你能不能将就着穿穿？就要误车了。”

哈罗德说：“我的袜子也臭了。”

“能不能拜托拜托拜托你们把他妈的袜子穿上！行不行？啊？”

桑尼和哈罗德年纪差了十八个月。两人几乎总是形影不离，就连并着肩四处跑也会同时突然转弯，不用一句话，就那么诡异而本能地一致，仿佛一个跳跃的双引号。年长的是桑尼，十岁，身体里淌着兽性的血，强壮、敌对、直接。他头发的颜色就好像橡树的落叶，年轻的拳头十分有力，在学校里常和人打架。哈罗德跟着桑尼，也想学他的样，但却没有那种报复心和强健的肌肉，总是一身淤伤地回到家里，丢尽了脸。

哈罗德说：“芮，这袜子也没有那么臭。”

桑尼说：“不，是臭的。但这也不要紧。还是穿着吧。”

芮最大的希望就是，即便毕生无趣，毫无善心，骨子里透着恶意，这两个男孩子要能活到十二岁，就可算是奇迹了。多利家有那么多孩子都是这样给毁了，下巴上还没来得及长毛，就被调教得惯于在律法之外游走。他们所遵守的戒律，主宰了法律之外的生活，浸透鲜

血,不谈悔恨。姓多利的有两百,另外还有那些姓洛克伦、博舍尔、坦克斯利和朗安的,也算是多利家的亲戚,就住在这条峡谷外方圆三十多英里的地方。有些人过着守法的日子,但许多人并不这样。即便是那些守法的,骨子里仍旧是多利家的人,在关键的时候或许就能帮上大忙。那些脾气更硬的,彼此相处时也粗野得很,若遇到敌人,则会让他吃足苦头,毫不顾及镇上的法令和习惯,全是互相依仗。有时候,芮给桑尼和哈罗德晚饭做的是燕麦粥,他们就哭闹着要肉吃。一面把盘里的吃得干干净净,一面吵着要那些得不到的东西,像欲望和需求的龙卷风,叫芮心里害怕。

“去,”她说,“把书包拿着,赶车去。把帽子戴上。”

雪刚开始下的时候,只是些小冰碴。白白的雪片抚过芮的脸颊,吹向后面。芮举起斧头,抡下去,再举起来,把木头劈成柴火。冷气从天上直吹下来,刺着她的皮肤。雪片钻进她的脖子,化成雪水,沿着她的胸口流下来。芮一头浓密的齐肩头发,从两侧的太阳穴到脖子,都是杂乱的大卷,雪片便在这乱发中聚集。她那件死黑的大衣是奶奶的,已经有了几十岁的年纪。冬天的狂风和夏天的蠹虫让这羊毛看上去显得老旧而忧郁。大衣扣子已经全部掉光,下摆长及膝盖,把里面的连衣裙全都罩住。她的动作熟练而有力,短促而迅疾。木屑四处乱飞,木头次第分开,逐渐积成大堆。芮流着清水鼻涕,血往脸上冲,涨得两颊都显出粉色。她拧住鼻梁,朝地上擤了一把鼻涕,用袖子一抹,又抡起斧头来。

柴堆渐渐大到可以坐人,她便坐在上面。她把两条腿紧紧地收在下面,脚上穿着靴子,分在两边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副耳机,戴在头上,开始放《静海之声》。冰冷的雪花在她头发里面聚集,落在肩膀上。芮把这海洋之声的音量提高了一些。她经常需要给自己注入愉悦的声音,以掩盖精神世界中来自日常生活的那些无休止的噪声,让这抒静的声音穿过嘈杂,到达心灵深处那间灰色的房子。在那里,她

的灵魂在石条地板上来回踱着,永远焦躁不安,但永远渴望着什么声音能够带来片刻的安宁。这些带子是别人给她妈妈的,而妈妈听过让人迷惑得多的声响,对之已无暇顾及,但是芮却试着听,感到心里的结慢慢解开了。她也喜欢《安静小溪之声》、《雨林晨曦之声》,还有《阿尔卑斯山之黄昏》。

小片的雪珠渐渐止息,风也慢了下来。大片的雪花开始落下,跨越了天地之间的这段距离,没有什么比这更宁静的了。芮听着远方海滩上浪涛的声音,雪花在她身上积聚。她一动不动地坐着,任凭大雪在愈发深沉的洁白里蚀刻出她的轮廓。虽然还没有到中午,峡谷里似乎已有暮光。小溪对面的三栋房子披上了白色的头巾,屋里的火从窗户里露出金色的光。肉仍旧在侧院里挂着。大海的浪涛仍旧叹着气向海滩上撞去,而在她目力所及之处,只有大雪在聚集。

汽车的大灯沿着土路照进峡谷。芮的心里突然跳起了一丝希望,于是便站定了不动。汽车肯定是朝这里来的,因为路到这里便是尽头了。她拉下耳机,挂在脖子上,沿着坡慢慢朝那条路走去,靴子在雪地里留下拖沓的印迹。就快下到坡底时,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等她直起上身时,她看见,那是条子的车。两个小脑袋从后座朝外面望着。

芮跪在光秃秃的核桃树下,看着汽车在新雪里切下长长的疤痕,朝近处开来,然后停下。她站起身,匆忙绕过前盖,跑到驾驶座的一边,脚步坚定,带着攻击性。车门刚开一条缝,她就靠上去说:“他们啥都没干!他们他妈的啥事都没干!你们这他妈的是想干嘛?”

一扇后门打开了，男孩子们笑着下了车，但一听见芮的腔调，看见她的脸色，他们立刻失掉了笑容，一动不动。警官站着，抬起手掌，摇了摇头。

“别说了，丫头——我不过是把他们从校车停车的地方带过来的。雪太大，学校关闭了。我只是开车搭他们一路。”

芮感到脖子和脸颊都涨热了。她转向男孩子们，双手叉在后腰。

“你们俩小子根本不需要坐什么条子的车。听见了没有？走路也没那么远。”她瞥了一眼小溪对面，看见窗帘分开，影子在移动。她指着坡顶的那堆木头。“马上上去，把柴火搬到厨房里。去！”

条子说：“我本来也要来的。”

“这又他妈的是为什么？”

芮知道这条子的名字叫巴斯金。他个子不高，但长得很宽，据说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可惹上他的麻烦。乡下的警官只管接警，支援要一个多钟头才能赶到。因此，他们并不很顾及那些细小的规则。巴斯金的妻子，姓坦克斯利，妈妈从一年级就跟她是同学，而且一直关系很好，直到两人都结了婚。去年夏末的时候，巴斯金就在门廊前逮捕了杰苏普。

“进去说，”他掸了掸肩头的雪花，“我得跟你妈妈说几句话。”

“她没这心情。”

“要么请我进去，要么看着我进去。你自己选择。”

“你打算这么玩儿，是吗？”

“听着，小丫头，我在这破路上开了两个钟头，不是来看你的笑脸

的。我有事。要么请我进去，要么跟我进去，外面真他妈冷。”

他朝门廊走去，芮跑到他前面，在门口挡住了他。

“把鞋子跺干净，别弄得地上到处都是。”

巴斯金顿了一顿，脑袋悬着，就好像一只公牛在打主意。他点了点头，夸张地跺了跺脚上的雪，踩得门廊的木板来回晃，扶手上的积雪纷纷落下，声音响得整个峡谷都听得见。“这算可以了吧？”

她耸了耸肩，但推着门，等他脚跟一过门槛就重重地把门给甩上。厨房里挂着三行衣服，上衣一直坠到齐眼高，裙子和裤子则垂得更低。厚重一些的衣服滴着水，在地上积起一个个小水塘，沿着地面的坡度流到墙脚。在屋里走动，最方便的还是从内衣和袜子下面的空间里穿过。妈妈坐在火炉边她的那把椅子上，没头没脑地哼着什么调子。她看见巴斯金弯着腰从她湿漉漉的内裤下面穿过，便止住了。

“在我爸爸的房子，你想也别想！”她咧着嘴微笑，好像意外地看见了什么可爱的小丑。她开始在摇椅中前前后后地摇着，笑着，眼睛几乎眯得合了缝。“哈哈，哈哈。不，先生。”她撅起嘴，摇着头，突然又沉闷了下去。“你不能在一个女孩她爸爸的房子逮住她。”她没有看巴斯金，但却低下了头，将膝盖抬到胸前，整个人抱成一团，就好像静静地在作什么痛苦的忏悔。“我见有人写下来过。在那边，某个地方。在爸爸的房子，你可什么都别想干。”

芮看着巴斯金的脸上迅速地闪过这些反应：短暂的警觉，然后是疑惑、悲哀、退缩、怜悯。她在一旁等着，巴斯金别过身，踱着步子，拨

弄着嘴唇。她说：“你就告诉我吧。”

男孩子们从后面进了屋，脸颊都冻得发红，头发湿漉漉的，把胳膊下面满满的木柴扔在炉子旁边。有些木柴上还带着雪，弄得地板上更加潮湿。等他们出去搬第二回，巴斯金点了点头：“也许我们还是得到门廊上面去谈。”

“糟透了，啊？”

“现在还不能这么说。目前还不确定。但是谁也说不好。”

门廊已被一张雪的帘子围绕。芮和巴斯金尴尬地站着，许久没说话。两人呼出的白气升向飞过的雪片，融入其中。住在小溪对面的多利家的人，聚集在侧院里挂着肉的树边，手里拿着大刀，割着绳子，好让肉能掉到地上。好几次，金头发米尔顿、松娅和其他人都停下了割绳子的动作，朝这边的门廊望过来。

“你知道杰苏普是取了保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你知道他是造冰毒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知道那是你们对他的指控。但你们没证据。”

“操，杰苏普算是多利家这些人中历来最会造冰的，丫头。基本上，他的名气一半是从这来的。上回他就是为了这事蹲了好几年的班房。你瞧，至少那一次有足够的证据。”

“那是上一次。你们每一次都要有证据。”

“这没什么难的。但这是废话，我才不是为了这废话来的。我来的目的是，他出庭的日子是下个星期，而看样子我是找不到他人了。”

“也许他看见你来，躲起来了。”

“也许。这也可能。但是这事跟你们也有关系。他把这幢房子，就是这里，拿来作了保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把这房子作抵押，签了取保候审。你不知道？杰苏普把一切都签出去了。如果他不出庭的话，你瞧，这房子就不是你们的了，会被卖掉，你们也必须搬出去。你们有地方去吗？”

芮几乎跌倒，但她绝不会在条子面前这样。她的耳边仿佛万雷奔腾，群魔弹琴。没有这栋房子，兄弟俩、她，还有妈妈，都会跟田里的野狗一样。魔鬼别西卜弹着琴，男孩子们被重重地推向无尽肆虐的火坑，而她也会和他们一起，被关在铁笼之中，等着火焰的升起。她永远无法实现离家从军的心愿；在部队里，你可以带着枪旅行，而且那儿人人都必须保持凡事整洁有序。她永远无法只考虑自己的事。她永远不会有她自己的事。

芮从扶手上探出身去，将头发捋到一边，任雪花落在脖子上。她闭上眼，试着回想远方那宁静大海的声音，那波涛的拍打。她说，“我会找到他的。”

“丫头，我一直在找，而且……”

“我会找到他的。”

巴斯金顿了一顿，看她还有什么别的话要说。然后，他摇了摇头，走到门廊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上，转过身来对着她，耸了耸肩，又朝下面走去。多利家正拖着肉的人纷纷停了下来看他，都直着眼睛。